

## 老尤的一日

凌晨五點半，廁所裡傳來好幾次嘩啦啦的聲響，老尤抱著肚子，慘著一張臉，從裡面走了出來。昨晚江先生請客吃了太多肉，夜裡肚子開始打鼓，搞得一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。既然睡不著，不如早點起床，等會兒要去榮總，就順道掛個腸胃科罷！

燈還沒打開，窗外透進灰白的光，隱約照出了室內的陳設：雙人床、壁櫥、矮櫃、櫃上的電視機。他住的這間房頗大，是房東陳太太家的頂樓加蓋。當初來到這兒租房時，陳太太他老公剛死不久，帶著一歲大的兒子，對外的租金一個月六百元，包伙食的話加兩百，算算合計八百元，正好是一個月給銀行的房貸還款。對老尤來說，這樣正好，一邊算是做善事，一邊也打發了吃住，不料一住就是了四十年。

換好衣服走下樓，出門前照了照鏡子。長馬臉、淡眉色、茄子嘴，青布襖、燈籠褲、功夫鞋，恰合身份。腰桿兒挺起，慢慢地走，走時還有點架勢。老歸老，可不能讓人看輕。

送報的小夥子很有禮貌，見了人，親親熱熱的喊道：「尤伯伯早，幫我問尤伯母好！」老尤笑著點點頭，不答腔。附近可能有些鄰居知道，但不必要同外人說明——「尤伯母」應是「陳太太」，但何必要挑明了說呢？我租她的房，就算是幫她買了這房，她兒子是我看著長大的，就算是我兒子，何必計較那麼多呢？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哪！老尤想想，心理得意得笑了笑。

上了公車，沒有空位。學生起來讓座，老尤呵呵地笑著說：「謝謝，謝謝！」又一直唸唸有辭：「年輕人很好，很有禮貌。讀書要努力，以後當堂堂正正的好國民……」但沒有人理會了。老尤轉頭看向窗外，呆呆地看著一棟棟房從身邊過去，不一會兒便發出了鼾聲，旁邊的人眼不停的往博愛座上瞅，老尤也什麼都不理會。

車繞了一個多小時才到榮總，下了車，老尤佇在公車站牌前，看著馬路對面那「中正樓」幾個大字，心裡感到無比的榮耀。早晨的陽光正好，把老尤照成了一個小金人兒，只見一團金亮移進自動門內。門關上，小金人暗淡下來，還是平時的那個小老頭兒。

掛好號，上樓等待。叮咚聲響起，第一個就是老尤，他起身走進看診室，才坐下，馬上開口報告病況：「昨晚吃了水晶肘，啊！你不曉得那道菜真好吃，肥潤肥潤的，江先生是經理，一看我喜歡，馬上又點了一份，而且……」

「有拉肚子嗎？哪裡痛？」醫生打斷了他的話，直接問起病情。

「有，今早拉了一次。這兒疼，還有腳也疼，疼好多天了，上禮拜跌了一下……」

「肚子這兒？還是這兒？」醫生再度打斷老尤，摸了摸他的肚皮。聽診器冷冰冰的貼在左腹上，他哎呀一聲叫了出來，沒人理睬。

「消化不良。開個藥給你，三餐飯後吃。可以出去了。」

就這樣，三兩下老尤便出了診間，領好藥，坐到等待區上——等他的朋友們。不一會兒，羅媽、林太太、梁鬍子，都來了，就差一個劉大個兒。大夥心想，一定是他太晚來掛號，還在樓上看診。眾人笑語盈盈地聊了起來，從兒子聊到媳婦，從媳婦聊到娘家，再從娘家聊到女兒，女兒的老公……，沒完沒盡的天南地北，像是曾經負載過他們的土地一樣廣闊。

聊到眾人都有些疲累時，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叫聲：「啊！林太太早。大家都這麼早哇！老尤，老尤幫個忙，幫我看看這新藥什麼來著？怎麼個吃法？」劉大個兒來得晚，他才剛領好了藥，整整八大包，總計一個月份，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病痛風，只差頭髮疼這項沒藥可拿。這麼一大包卻有種新藥，不知是治什麼的。大個兒一口雲南土鄉音，跟藥師呼嚕了半天什麼也不懂，只好拿去問人。該問誰呢？不消說，咱這群就是老尤一個人讀過書。

老尤伸手接下，低頭從前胸口袋裡掏出了老花眼鏡。老尤對此可是特別重視。識字的眼，自然要爭氣點，榮服處補助兩千元，但那是退了時的膠框，還是這款最好——金邊兒，活靈靈的就是知識淵博的樣子。缺點就是要價高，講價講到三千，老板便不肯再退。大把年紀何苦為難自己，不夠的部分還是自掏腰包出資，反正省下的錢就算陪自己進了棺材，也是一把火興興旺旺的燒掉。

「我這眼鏡，新配的，五千元。」最後「五千元」這三字刻意提高了八度。

「好看！好看！配得上你這位讀書秀才。喲，這邊上還絡著英文耶，老尤，這下咱們真得靠你啦！」到底是羅媽最識相。

老尤心想，是的，我得順當當地溜出一口英文。我和那些老粗不一樣，當年隨蔣總統來台灣前，自己還是杭州中學的知青，學過數學英文的。每回填表，證件上的身份號碼兒，英文字還不都是自己填上的？老尤拿起了羅媽的藥袋子，盯著上面細細麻麻字，慢慢地開口唸著：「皮……皮……」接著推了推眼鏡。開頭那「P」字是看清了，但成串的一齊列上看不懂啊，這怎麼好意思說出來。大家可都看得起自己，每次要認路、找病房、看公車，都得依賴老尤這識字的眼睛。這般受人尊敬，怎麼能在洋文前栽了跟斗呢？一定得找到台階下！

「行嗎？」梁鬍子問道。

有人催了，老尤越想越急，看著護士從面前經過，像是見到了流星，大聲的呼起心願：「喂！停一下停一下，我有事要問妳。」

「什麼事啊？」護士小姐回過了頭，沒好氣的問了一句。

「妳幫我們看看，這什麼藥名。這字太小了，我看不清楚。這醫院真是！明知我們都老頭子了，還把字印得小螞蟻似，欺負人嘛這是！」既然說了第一個謊，一定要假裝到底。這把年紀了，也知道即便話假，假久了就成真的。

「我就只看到開頭那個大點的字，皮，那個皮……」

「Panadol，普拿疼。止疼藥。」護士小姐俐落的回答，話是冷的是熱的。兩個小圓眼睛香頭般炙得老尤渾身發疼，好似把他心懷的鬼胎都一一戳破了。

老尤把藥袋還給了劉大個兒，訕訕的退到椅子上，又不甘心這樣被看不起，於是又主人般的指揮似的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去吧，沒事了！」

護士小姐早在沒聽到這話之前就大步地離開了。場面僵得有些慌，眼見大夥都沒言語，羅媽便自顧的開起話頭，問道：「老尤，現在幾點啊？你不是要去樓上復健嗎？」

老尤還陷在適才的尷尬中，聽到羅媽這樣一問，便抓著閃亮亮的頭皮，假意地看看錶，順著話頭說道：「是是，哎呀快十一點半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下回我帶放大鏡來，你們還有什麼問題，還是問我，別客氣，大夥自家人，自家人。」

大家一齊揮揮手，異口同聲地道：「老尤，明天見啦！」

「媽的！竟丟了這樣的醜。」老尤心裡毛毛的，暗想大夥該不會因此就不佩服咱了吧？不會！想必是不會！上回填表格，大家可是成串的排隊來求我幫忙，是自己的朋友。跟這群傢伙不能一般見識，下回再露個一手，又尊敬上了。老尤點點頭，又微微一笑了笑。

復健是老尤一日當中最歡喜的時刻。那個新來的小護士好氣質、好脾氣，最討得人歡心，一聲嬌嫩的「尤爺爺」一喊上，活脫就是自己嫡嫡親親的小孫女。果不期然，一進門，小護士甜甜的叫著：「尤爺爺！」接著一邊用他的小白玉手把老尤往外拉，噘著嘴說道：「尤爺爺，人家中午跟小蘋約好要出去吃，您現在開始做復健的話，還得要半個多小時，這樣我中午肯定不能準時休息。你下午兩點鐘以後再來好嗎好嗎？欸，好嘛！」

人家都這麼客客氣氣說了，還能不應聲「好」嗎？超音波最多治痠疼，這聲波卻能輕輕震得我煩惱都碎了，令人相當滿意、相當憐愛，自然是爽爽快快的應了。「哪，這兩百元給你。算是爺爺請你吃的飯，別客氣，自家人，自家人。」小護士口裡說著：「那怎麼好意思。」一邊也把錢放進了她的白口袋。

老尤走下了樓，一邊兒盤算，這段時間要到哪兒去打發呢？對，去咖啡廳好了，文明人就是要懂點氣派，所謂的生活品味。所以一定要喝咖啡、看報紙——這就是文明人。

老尤進了醫院附設的咖啡廳，抬頭就發現斗大的「今日特選每杯六十」八字，就來點這個最便宜的咖啡好了。但，服務生會以為我和那些附庸風雅的粗人一般，瞧不起我，那可不行！這麼著，還是點貴的。不！這樣也不行，貴的都加了許多糖啊、奶精的，又讓人以為我外行。對！點黑咖啡就對了，又便宜，又能顯出內行。

才喝下一口，苦得舌頭的味覺都攪亂了。

「先生，你們這咖啡怎麼這麼苦？」

「今日特選是爪哇咖啡，這種咖啡豆原本就是比較苦。您若怕苦的話，應該點哥倫比亞，或是牙買加咖啡的。」著黑色圍裙的服務生老老實實的回答。老尤看著這身黑，便覺沾到一身到穢氣。八十元，這樣就沒了，還想誘騙我買第二杯，哼！

老尤越想越不甘心，加著剛一時闊氣給出去的兩百元，合著今天在醫院裡損失了二百八十元，實在不甘心到極點了，便怒氣沖沖的走到櫃檯，指著杯內說道：「你們剛端出來的咖啡，煮焦了，那苦味不是咖啡豆的味兒，是焦味，一定是焦味！」

店長是個高瘦的中年人，看著老尤頭上冒出的騰騰熱氣，不待他說完，馬上哈腰鞠躬，擺著尾巴：「老先生，真是對不起，新來的沒經驗。我給你換一杯最貴的大杯焦糖瑪其朵，我直接調，不經那些年輕人手。再做個鬆餅給您。」他可知道，自己的衣食父母就這些每日來醫院的老頭子、老太太，寧可讓他們輕輕的占點小便宜，也不容一點壞評從門縫裡鑽出去。

店長的身手十分麻利，五分鐘內把餐點送上。老尤取了餐，平了怒氣。這杯咖啡連長相都好看，棕色糖漿棋盤狀的蓋在白綿綿的牛奶泡上，看到桌上的糖，很想再加

一些。才拿起來，一不留「嘩」的一下灑得滿桌都是，他伸手撥了撥，把玻璃桌面上的水珠勻成一道小彩虹——旁邊還不搭軋的堆著雪。這樣對老尤說已經是乾淨了，因此他安安心心的坐在窗邊，一口口喝著他的瑪其朵咖啡，還發出啜啜的聲響。

喝到一半，似想起來什麼，拿起桌上的餐巾紙，掏出筆寫著：「護士、瑪其朵、鬆餅」幾個字備忘，一邊計算著。大杯焦糖瑪其朵，一杯一百八，鬆餅一塊五十，報紙一份十元，加起來兩百四，雖是比去了的兩百八短了四十，但短的也不算太過份。這群年輕人嘛，敬老尊賢也是有的，算是打賞他們，我這兒也盡了點提攜後進的努力，總歸是自家人，自家人嘛！

因著自己的大方，老尤滿意的點了點頭，拍拍屁股，看看錶，正好三點，準備上樓復健。肛門卻在此時緊了一下，跑進廁所還來不及坐在馬桶上。褲底，一片黃，稀屎還黏乎乎的沾得滿手。碰的一聲，門開了，進來了一個白袍醫師，皺眉環顧四周，接著以睥睨角度盯著眼前這個小老頭，聚焦的視線從頭拉到腳，手術刀般地把老尤直直地剖成兩半，狠狠的甩上門，不發一語就離開了，留下單單薄薄的老尤在廁所間內，伴著滿室的屎尿味。

老尤趁著沒人，把四角內褲脫了，丟在垃圾桶內，僅穿上他的黑色功夫褲，又伸手拉拉擠皺的衣服。整理完當後，看看四周沒人，貓著偷偷打開了衛生紙櫃，拿了兩筒紙放進手提包，走出洗手間大門。歸途上，人人都在看，斜眼看，或冷眼看。老尤活了八十歲，這時才知道——味道可以用看的。

進家門時，陳太太的小孫子剛下了娃娃車，便一起進了門。老尤細細打量著，小孫子的饅頭腮、小孫子的小鳥嘴、小孫子的黑棗眼，一切都是那麼可人。邊看邊笑，邊笑邊得意。陳太太卻打斷了正要綿延的欣喜，大嗓門嚷著：「什麼味，臭得要死。你踩到屎嗎？」陳太太瞪著老尤，腮幫子一鼓一鼓，像是要彈破了臉皮一般，興師問罪。

老尤一張嘴抿得緊緊的，半天才開口說道：「呃……今天堵（肚）子疼，拉了……」

「那你站在這做啥？緊去洗身軀啊！」

老尤二話不說拿了衣服進澡間。鏡前照照，臉上的老人斑越來越多，面皮像是放了陳的發糕，上面發出一點一點的黴，有深有淺，有黑有綠。嘩啦啦的水放了五分鐘，水卻怎麼也不熱。老尤把門開了個小縫大喊：「喂！喂！沒瓦斯啦！整個浴缸都滿了。」

「沒可能啊？上禮拜才叫的瓦斯。」

「你說我騙你嗎？我騙你做什麼？快，快，我冷死了！」老尤生氣地大叫。今天瞥了一肚子不舒服的鳥氣，回到家裡，總要作足一家之主的氣派。

「你開哪邊啊？啊？又開成左邊了是吧！」

老尤扭開右邊水龍頭，試試——給她說對了。他冷靜的應著：「嗯，沒事，沒事，已經有熱水了。」

陳太太才聽這句話，隨知情況，又大聲叫道：「你喔！老神經。住幾年了，攏教不會。黑白來。」但老尤已經聽不到了。熱水嘩嘩的沖下來，把冷言冷語一齊沖進下水道。沖了個舒爽的澡，穿著紅色的大浴衣，裡頭只包了一件內褲，以免臨時「解放」來不及。

回到房間，打開電視，沒什麼好看的，都是陳 X 扁的新聞。亂！社會上都是壞人，不好看。兩位蔣總統死了之後，壞事就發生了，蔣總統在時，怎麼可能貪汙、怎麼可能讓女人操控。蔣總統，我們的救星。當年還在大陸時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。出門前，娘說要小心，娘給我帶著她親手揉的窩窩頭……

.....

「呷飯了！」直到陳太太的聲音，從樓梯口傳來，老尤才耿耿地醒來。這一覺睡了好久，好像睡了一甲子。下樓時沒開燈，看得不甚清楚。一步一步，慢慢走，在頂樓時還有天色亮著，走到底就天黑了。

開飯前，老尤仔仔細細的數好在盤內的藥，一二三四五，一共五顆，沒錯。白色

跟粉紅色的飯前吃，長的那個和著飯一起吃，膠囊的跟最大的那兩個飯後吃。這個是控制血糖的，那個是吃高血壓的，還有那顆最大的，是胃藥，得先嚼碎了再丟。老尤倒了溫開水，先把飯前的藥吃下，坐在餐桌前等房東太太端上湯來，一邊欣賞裝藥的小方盤。

這個小方盤啊，做得特別細緻，上回坐華航時拿回來的。什麼？偷？哎呀，可別用這字眼。華航嘛，不就拿政府補助，政府的就是大家的，它給華航的，也就是大家的不是？老尤心裡這樣想，一時間覺得太有道理，也太配佩自己的邏輯能力。可是再厲害的人也有不舒服的時候，老尤那不爭氣的肚子又咕嚕嚕的作響，提醒著昨日的大魚大肉還在腹裡翻炒。爲了晚上的好眠，今晚還是吃點清淡的食物。

爲此老尤放棄最喜歡的獅子頭，打開櫃子拿了一瓶大茂黑瓜。想起電視上那個充滿溫情，一對老夫妻的牽手提攜，互相提醒「明天要吃素啊，大茂黑瓜，呵呵呵」的廣告，嘴角自動呶成鐘面上二點十分的角度。

正打算吃飯，電話不識相的在此時鈴鈴地響了起來。房東太太拿起話筒，問了一句：「喂？」

「喂！你是舅媽嗎？請問舅舅在不在？我是住在合肥的鐵生。」

「你的。」陳太太把話筒交給了老尤。

「喂！啊，鐵生啊……嗯……你說小的那個？要讀私中啊？好好……過年回去時再說。」老尤接過電話一聽，果然，又是要錢的討債鬼。他的臉越拉越長，越長越顯得老態。話題結束之後，忿忿的掛下聽筒。拿著醬瓜回身走到飯桌前，沒料手抖了一下，砰的一聲落地，瓜與玻璃全攪在一起。

「唉呀！你在做啥？你這沒效的、沒路用的，好好東西全給你糟蹋了！閃啦，我來掃啦。」

老尤正打算彎身下去，無奈就是一身的「傲骨」，直挺挺的無法軟下。坐在餐桌前，排骨湯把臉蒸得熱熱的，老尤紅堂堂的臉色此時倒也顯得自然。



陳太太整理好，才剛坐下，就扁著一張嘴問道：「舅媽，哼！誰是舅媽？」接著連環地串起了一句句罵，像是正月街頭開市的鞭炮，振耳欲聾的響著：「我才不承認咧！我是不要讓你難看，我攏知啦！你都拿我兒子的相片去大陸展，展你在這裡有某有子，怕人笑，哼！你怎麼不怕阮這厝邊隔壁大家都在笑？」

給陳太太的語言炸得糊糊的，怎麼還裝得出溫順的樣子？老尤一聽，心裡一肚子火就上來了。媽的！老子在來台灣之前可是拿槍跑遍大江南北的，竟敢說我沒用？要不是老子在中國打了抗日戰爭，你們台灣人還在日本狗的掌控底下。老子我跟妳雖然是老朋友了，說話還得有個分寸，不是讓你這樣數落著好玩的。借幾張相片又怎樣？我每月可不曾欠你一毛錢，借回去讓大家看又怎樣？我可是看得起你兒子，長得斯斯文文的，體面，為著他，我連妳這個不識字的老婆子都得假認是妻。氣壞了的老尤伸手張勢欲打，陳太太馬上扯開嗓子，大叫：「打啊，你敢打？這是我厝，你只是租厝而已。怎樣？不滿意你回去啊，欲回去就回去啊，我可沒有要你待在這裡。佻祖媽七十歲了，還要做奴才幫你掃地啊？啊？你回去，看你大陸那些侄子有多孝順！看你沒錢還有誰要你啦！你別當作我不知啦！你跟大個子講電話，我攏聽到了。我也不管你，那是你自己的錢，你愛用自己用。當作我稀罕啊？啊？別看人不起。」

老尤心裡難過得像死了媽的小兒。她說的一點不錯，若是假的，倒一點也用不著傷心，就因為都說對了，才一鞭鞭的打在心上。在台灣混了這麼多年了，哪宗事都辦成了，就差沒結婚，一直是個遺憾。開放探親之後，知道大陸的妹妹、弟弟都有結婚生子，倒不致落得個不孝的罪名，平白就冒出了侄子、甥兒，也算是美事一件。妹妹死得早，那些甥兒早就沒了媽，又沒人管教，敗家的多得是，好在也不是自個兒家、不跟著咱姓尤，也就算了。帶個補償心態，就幫妹妹修了墳，再拿了一千美金給妹夫，本打算就此斷絕，沒想到他們姓陳的厲害，知道我這個台灣舅舅有錢，緊巴巴跟前跟後纏著不放，親親熱熱的叫舅舅、舅公，叫老尤輕飄飄的上了天。一下子帶往九華山參拜、一下子去黃山看風景、再不就是去南京謁見中山陵。住宿、車錢都從我口袋裡拿，自己跟著天南地北的玩也不花一毛錢，還可以表現一下「孝心」。弟弟那兒的孩

子更是不像話，仗勢自己也是姓尤的，動不動就伸手拿個一百兩百美鈔，修房子要錢、修祖墳要錢、栽培孫兒輩讀書也要錢。這回來電，又是要錢。

不用陳太太說，老尤當然知道，自己在那些窮親戚眼裡人如其名，老尤老尤，一隻雖老但還是油滋滋的肥羊，人人都想要從那兒切下一斤大肉。但還能怎麼著？一方面恨自己明知故犯，一方面又無法割捨。妹妹跟弟弟畢竟是同一個肚裡出來的，幾十年不見，做大哥的見了面還能計較？反正大家都是這麼辦的嘛！哪個探親後不是被親探得光光的？畢竟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啊。

都仔仔細細的打算過了。在台灣，健保、悠遊卡、退休俸一應俱全，好歹不會死在路旁。幾年前老黃說要回大陸，結果半年後哭哭啼啼的回來，說自己全掏空了，連行李箱都被扣在「老家」，一個月後就帶著一口怨氣死了，還是榮家幫忙辦的喪事，進了軍人公墓。這麼多年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，跟陳太太多少也有點感情的，我知道他兒子不怎麼孝順的，覺得自己的責任不輕——既還住在此，應該要照顧人家。但陳太太不知為何就是厭惡，前些年還不會這樣的，這兩年，開始嫌我髒、嫌我亂丟東西，開始打發我走。叫我回大陸？明知道回去了是死路一條……想到此處，老尤不禁悲從中來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。

陳太太這時倒嚇壞了，回過來安慰。老尤抬起頭悶不吭聲，和著淚嚼著一口口米飯。兩人不言語，一頓飯時間都靜默默的。老尤心中百轉千迴的想著，還是現在就大聲地跟她吵，直接離開好了。那她若不留呢？要是賭了氣，怎麼回來？這麼窩窩囊囊的出去，鬼都不幹。陳太太，應該會留點情面吧……

飯後該吃水果時，發現陳太太早放了一個他最喜歡的紅蘋果在廚房流理台上，退冰。鮮鮮的蘋果，當年來台灣時最愛的滋味，彼時蘋果要價不菲，但一個人生活領的薪俸都應付得來，陳太太經常幫著買，直至今日也是如此，她必當我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至此老尤終於安心，吃完水果刷好牙，回到房間內就寢。

躺在床上，老尤想了不少事。這輩子就這樣過了嗎？像牆角的蜘蛛孜孜矻矻的結了一大張密密麻麻的網，以為可以千秋萬世直到永遠，誰知掃把輕輕一揮，連頹圮的痕跡都沒了。想到這裡，背上有點發癢，用背在床墊上蹭了蹭，撓了撓。奇怪，怎麼身上這麼癢？沒關係，明天還要去榮總，到時再掛個皮膚科，給醫生看看。榮總嘛，那兒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！